

崔应贤 著

修辞学讲义

清华大学出版社

修辞学讲义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分析综合法为指导,坚持语言本体核心,兼顾言语交际中的其他因素,强化对修辞现象的细致描写与阐释。全书共十六讲,对修辞学中的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思辨、研讨,尤其着力于词句修辞的归纳总结,词语锤炼、句式选择、辞格运用、风格展示四部分内容格局均衡。本书既适用于本科生高年级,也可用于研究生教学,同时,亦可作为专业教师的参考用书,相信均不无启迪。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辞学讲义/崔应贤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302-28407-9

I. ①修… II. ①崔… III. ①修辞学—教材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1400 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封面设计:曲晓华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王静怡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密云胶印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30mm

印 张:21

字 数:418千字

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38.00元

产品编号:045093-01

前言

“修辞现象的确要比语法现象复杂得多,这给修辞研究带来很大困难,因而增加了修辞学的科学化与精密化的难度。这是本学科长期陷入困境,难以同语法学及其他人文学科并驾齐驱的根本原因。陈望道试图用‘适应题旨情景’这个可称为‘第一义’的原则来统率一切,但因为没有找到解决‘适应’的突破口,只好把‘随机应变’这句绝对保险、绝对正确但无助于科学操作的箴言留给后人。”这是刘焕辉先生写入他的专著《修辞学纲要》中的一段话。文字不多却有着巨大的分量,里边这样两层含义是不难体会到的:一是修辞学的学术品位亟待提高;二是陈望道用“适应题旨情景”的原则来统率一切,试图以纲举目形成严密的体系,可惜的是没有找寻到具体“适应”的方法,致使学科的科学含量大受影响。刘焕辉先生对于像我这样的一茬儿的人来说,应该属于前辈。20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他与宗廷虎、李熙宗、王希杰、郑远汉、黎运汉等先生一道,为汉语修辞学的振兴呐喊着、探索着,以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树描绘了特定时段学科发展的亮丽光彩。在那样的大背景下,刘先生能以冷静的态度写下这样理性的文字,足以显示出老一代学者的学术风范:不因自己的投身而失去对所从事学科在整个人文学科中地位的准确评判,低调的笔触中透现的是对该学科的真实热爱和对它未来健康发展的厚重期望。

是的,尽管同属语言学这个领域,修辞学与它的近邻语法学相比,在现代浓重的科学主义的氛围下,尽管所关注和从事研究的人员绝对是一支数量喜人的队伍,其成果也皇皇可观,然其影响力不可否认却落在了他人后边。单纯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于行政决策的力量,似乎有点儿搞偏了。关键还是要积蓄内在的学术涵养,如此,学科即可达到不扶自直的效果。说老实话,20 世纪 80 年代有句很响亮的口号:汉语修辞学要“科学化、现代化”;本世纪初,又有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提法:汉语修辞学应当成为“显学”。它们都与上述刘先生的评价能够形成互补的效应,其预期非常激励人。然而让人有点儿哭笑不得的事实是,学科内部有关什么是“科学化”,怎样才能成为一门“显学”的讨论却始终没有进行过。如果连决定方向的概念的内涵大家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能指望这些概念起到引领作用呢?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并需要会总结,才能从中汲取真正有益的东西。郑奠先生先前曾编过两本书,一本是《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一本是《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前者共 28.2 万字,后者有 55.2 万字。即便是这样,前者还有很多属于修辞学的内容。由此不难看出,修辞学绝对是传统语文学的一块儿内容繁富的领域,而语法学相比之下却非常薄弱。为什么到了当代前者却能骤然一跃居上?不容否认,这跟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方法有关。当然,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强调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当然没错,甚至其积极意义至今还产生着重大作用;问题在于他过多地强调了语言研究的价值,将言语置于备受冷落的地位。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作为单一的著作,我们不能苛求它面面俱到。但这样一来,似乎使后来的人们形成了错觉:言语是动态的,不能像对语言那样采取形式描写的方法来总结规律。有的修辞学家就公开宣称,修辞研究不能采用原子主义的观念给予结构上的深入分析。很有意思的是,有些以科学方法作为特色的著作对待前人的学说主张恰恰实施的是“将孩子连脏水一起倒掉”的做法。有些学者在方法上面也颇下了些工夫,然而折过来倒过去仍是在有限的例证列举式上打转转,仅满足于表象上的分类,或是效果上的泛泛表述。真正落实在应用上面的,也多是贴标签式的认定:喏,这是倒装,这是双重否定,于是完事大吉,得胜回朝。就这还是不错的了,最可怕的是类似“她像她妈妈一样漂亮”、“她像西施一样漂亮”,哪个是比喻哪个不是比喻的争论,大家不是向深处追溯,并将它们放在整个认知系统中发掘它们所依据的不同思维形态,从而给予不同类属的分析和论证,而是仅仅凭借感觉进行硬性认定。至于为什么,就很少给予深入的分析论辩;即便是作点思考,作些探究,也很少触及其实质。这样的所谓研究,怎能给人提供可以遵循的尺度和准绳?其科学含量自然也难以赢得人们的肯定。

汉语修辞学的命运还是比较好的。国外修辞学虽然发轫也早,起点也高,然因其定位不明确,甚至还在特定历史时期内遭致过彻底衰败的结局。书中已有介绍,恕不赘述。当然,自 20 世纪初始,修辞学似乎出现了一种新崛起的态势:各种思想主张异彩纷呈,其成果也是蔚为大观。有些流派秉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将修辞学的效用功能扩展至社会公共事务应对决策的领域,气魄宏大,很能吸引人的眼球。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无所不包也就等于什么都管不了,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学科的内涵属性。可以热闹一时,恐怕很难坚持永久。隐喻研究也是如此,没有好的突破口,亚氏的这一概念似乎有了重新被发现的意义,大家都来分一杯羹:哲学关注,文学也有兴趣,修辞学就更甭说了,自然是当仁不让。然而反映出的共性是,大家都不描写。理论思辨还好一些,最怕的就是仅就现象作一般化的表述,接着就下断语:它是一种最为省劲儿的认知方式,不苛刻要求人们便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偏偏是索绪尔的学生巴利用结构主义的描写方法切入修辞学研究最受人待见。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够得到改变,新修辞学的“新”,其前途也未必光明。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恐怕关键还在于人们面对自己所处的纷纭复杂的言语世界失去了科学思想方法的良好把握。大家在分析具体现象时也能条分缕析,一旦到了宏观世界,

则显得张皇失措,连最起码的逻辑规则都难以遵守了。其实自然科学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古人都能从动态现象中作出“飞矢不动”的判断,数学即能将瞬息即逝的物体投掷轨迹描摹成点的连续移动,怎么一旦面临整体动态的社会言语现象,人文学科便显得无所措置、无所适从、困窘不堪?哲学理论上的建构也不例外。面对纷纭复杂的主客观存在,面对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产生的运动,居然都敢将其组成简单地抽象为两个方面的对立,进而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解释成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便开始笼统地辩证折绕了,至于条件是什么全凭主观判断。表现在修辞学上,是要么这也舍不得,那也丢不掉,生怕割裂了整体的圆润浑沌性。于是在此领域内很少或者避免提及“规律”二字,至于形式规则问题就更少触及。国外 20 世纪语言哲学的兴起有一个很好的气象,那就是用数理逻辑的方法介入语言学的研究。可惜的是,该方法还没有很好地转用到修辞上面来。国内则表现为学术方法的政治化,时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其实形而上学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边并非采取排斥的态度,如列宁指出:“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哲学笔记》,第 285 页,人民出版社,1956)如果碰到复杂的事物现象即产生畏惧感,放弃执著的深入的探索精神;甚至放弃努力强调特色而拒绝科学的分析描写,那么学科只能是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浅层次状态,即便有着极好的愿望,就像一个人拔着自己的头发想升离地面一样,终究是不可能将其学术品位提上去的。而形式的明晰性,过程的可操作性,结论的可验证性,始终是科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即便眼下达不到预想的目标,只要追求了,便有希望。还是列宁的话:“人完全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和这些规律,但是永远不能够彻底地认识它们。”(《列宁选集》,第 191 页,人民出版社,1974)这,就足以让人欣慰。

美好的愿望毕竟是愿望,真正的深入分析描写谈何容易!拙作想在这方面下些工夫,一是内容对象非单一课题的考察探究,再一是学识谫陋,很难达到预想的目的。若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也就实现了初衷。因此,殷切期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著者

2011 年 10 月 8 日

目 录

第一讲 修辞简史(一)	1
一、辩论期	1
二、写作期	8
三、言语期	9
第二讲 修辞简史(二)	14
一、古代汉语修辞学	14
二、现代汉语修辞学	22
第三讲 修辞和修辞学	31
一、什么是修辞	32
二、什么是修辞学	41
第四讲 修辞主体	48
一、适应对象	49
二、展示形象	55
第五讲 语言环境	63
一、客观环境	65
二、本体语境	69
第六讲 修辞的追求	82
一、修辞的境界	82
二、言语的功能与信息特征	89
三、修辞学的功用	99

第七讲 修辞方法	101
一、问题的困惑	101
二、哲学思想方法上的辨析	105
三、修辞解析示例	110
第八讲 语形修辞	121
一、语言形式上的困境	122
二、积极利用语形	130
第九讲 词语修辞(一)	144
一、过去的研究	145
二、词义的性质	148
第十讲 词语修辞(二)	161
一、语法化和修辞化	161
二、词语锤炼的多种类型	170
第十一讲 句法修辞(一)	186
一、问题的提出	186
二、结构张弛	193
第十二讲 句法修辞(二)	210
一、语义侧重	210
二、知常达变	224
第十三讲 辞格研究(一)	237
一、确立修辞格的标准	237
二、比喻的修辞学描写与阐释	241
三、形象性追求的其他辞格简释	252
第十四讲 辞格研究(二)	257
一、侧重表达方式的辞格	257
二、侧重语义联系的辞格	267
三、侧重本体形式的辞格	273

第十五讲 篇章修辞	277
一、标题修辞	278
二、语体的类型及特征	283
三、篇章结构	292
第十六讲 语言风格	298
一、语言风格的特点	298
二、表现风格的类型	308
三、作家风格分析举隅	316
参考文献	321

第一讲 修辞简史(一)

依照通常的范式,我们先将中外修辞学研究的概况作一介绍。当我们对过去人们的研究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或许就能对问题的着重点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把握。

另外我们看到,中外修辞学的研究历史走的是不同的途径,各有各的特点。因为内容都比较厚重,这一讲里,重点就国外的修辞学研究给予归总梳理;从总的侧重情况看,可以辩论期—写作期—言语期作为基本线索来概括。

一、辩论期

对修辞现象关注相对较早且有着清晰而系统认识的,仍要数古希腊。以此为源头,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西方修辞学研究消长沉浮的基本流向。

早在公元前 500 年前后,正是古希腊文明的一个大转型时期。政治上由贵族统治向民主制度过渡,科学艺术方面则由对自然客体的执著探索和对史诗、戏剧、雕塑的崇拜热情,开始更多地转向主体化思考,理性思考,社会伦理的思考,一个哲学批评和系统建设的散文时代开始诞生。秉承着毕达哥拉斯神秘主义的传统,由苏格拉底开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薪火相传,标志着古希腊文化最高理念的哲学与艺术理论由此奠定。古希腊人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为各种形式的演讲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公民聚会、礼仪场合,以及法庭辩论等,都需要进行口头陈述和争辩,言辞应用的效果直接决定着事物的成败。正是这种现实的需要,人们开始了对话语论辩术

的探索。一些被称作“智者”派的人,表现出相当的演讲才艺与论辩能力,有些就是出色的演讲家和雄辩家。与此同时,指导人们提高言语技艺的教育有了广阔的市场。这些人于是积极撰写有关著作并开课授业。像科拉克斯、高尔吉亚等,都名噪一时,颇受推崇,不乏大批的追随者。一条铭文足以显示当时希腊人对言语效用的重视程度:“不学习修辞的人将会成为修辞的牺牲品。”现在英语中的 Rhetoric(修辞学),即源于古希腊的 Rhetor,指在公众面前公开发表演说的人。由此可以看到该学科的渊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力。

同古希腊其他具体学科建立时的基本状貌一样,修辞学最初的形式也是对对象本体进行详细的描写说明。由残卷本以及其他著作的记述中,都能看到这种特征的展示。

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段里边,古希腊文明正经历着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巨大转变。前者侧重于就客观存在本身进行探索描述,而后者则开始执著于对认识主体思想意识的考问。这一现象当然反映了人们将认识当作一个整体系统并反躬自识的精神。单纯就语言研究来说也是这样,正如吕叔湘指出的那样:“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是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言啊,语法啊,词汇呀,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怎么使唤这种工具。”^①科学,通俗地说,就是分科之学。但,如果将其有机联系的主体舍却干净,恐怕这些所谓的本体规律也是很难准确反映出工具的本质特征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努力则反映了这种主体认识论的兴起,将人们认知的内涵进行了向更高层次的提升,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们也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后面有关的介绍里边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总的来讲,对后世的影响难以估量。比如“柏拉图主义”的流传,“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的发展在寻求其形而上学的性质时与个人主义携起手来”^②。希腊辉煌的早期文明,是与一大批做出了非凡成就的科学家、思想家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即是其中的最卓越者。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③他们所作出的贡献也正体现在这上面。下面有关古希腊修辞学特点的简述也主要是就柏拉图及其学生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思想给予评点。

(一) 柏拉图的修辞观

在柏拉图的学说理论中,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就是与过去本体修辞学坚决决裂的态度。

① 吕叔湘:《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载《读书》,1980年第4期。

② 莫运平:《罗密欧与朱丽叶——现代爱情悲剧的价值论释义》,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在务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①在柏拉图的众多著作里边，除了《高尔吉亚篇》、《智者篇》和《斐德若篇》是直接体现这方面的内容外，其他的篇章，如《政治家篇》、《斐莱布篇》等，只要一接触这样的话题，柏拉图都要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对以高尔吉亚等为代表的修辞学家们致力于修辞技艺描写的鄙夷与否定。他毫不隐讳地将他们痛斥为诡辩论者；针对修辞学就各种各样规则格式的归纳总结，他嘲讽说不是背了几剂药方就可以挂牌行医了。他认为，单纯就言语本体的修辞方法进行传授和学习，并不能真正解决言语交际的效用问题。这里边的关键有一个真理性问题、内容问题。他指出，那班谈修辞的先生们说，在这类事情上用不着那样郑重其事，也用不着兜圈子找出源源本本。只管注意怎样把话说得动听、逼真或自圆其说即可，这就是整个修辞术的大要。还有一点是，柏拉图认为现有的修辞术往往将知识肢解得支离破碎，缺乏整体的有机联系。正因为如此，他反复告诫人们，要真正组织好言语提高言语效果，得广泛地学习，甚至还得向自然科学学习，从中汲取好的思路方法。再则需要以哲学的眼光、良好的操作手段深入地分析对象的本质，特别是对听读者的心灵能很好地洞察。真正到交际的时候，还得做到会适情适境，见风使舵，随机应变。只有将这一切都做好了，才能轮得上学习点修辞术的问题。然而，一旦说到修辞术的具体方法特点及应用的时候，柏拉图就立刻又显示出一副不屑的样子，敷衍了事，匆促收兵。有一段话很能说明柏拉图的真正心迹，他用修辞家的口吻假设道：“有一句话我却敢大胆地说：一个人个人尽管知道了真理，若是没有修辞术，还是不能按照艺术去说服。”接着他回答说：“我承认它有道理，不过先要假定有论证可以出庭证明她确是一种艺术。因为我好像听到一些反面论证的声音，在责备她是一个骗子，说她并不是一种艺术，只是一种毫不艺术的蹈袭陈规的玩艺。”^②

尽管如此，柏拉图还是在批判中实现了自己对修辞学的再造。总其论述，他的修辞思想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 反对修辞是“说服的艺术”的提法，他认为修辞是“影响人心的”。对此他表述道：

一般说来，修辞是用文辞来影响人心的，不仅是在法庭和其它公共集会场所，而且在私人会谈里也是如此，讨论的问题或大或小，都是一样；无论题材重要不重要，修辞术只要运用得正确，都是一样可尊敬的。（《斐德若篇》）

在他看来，“说服”有强加于人的意味，而“影响”却是平等的交流。

正是基于这种定位，柏拉图相当看重修辞的心理效用问题。对此他申之又申，多处强调：“修辞术所穷究的是心灵，如果你不甘拘守经验陈规而要根据科学……在修辞术方面

① [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有必要提醒的是：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说的“辩证法”，或译“辩证术”，与当今人们通常所认定的“辩证法”并不完全相同。下边有关内容的介绍可供参考。

② [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第1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命意遣辞,来使心灵得到所希冀的信念和美德。”柏拉图甚至还认为,既然言语修辞、不同文体都在于感动心灵,那么想做修辞家的人就必须研究心灵和各种人等的性格,知道他们有哪些种类、哪些特点,将真善美的东西说给或写进听读者的心灵中去,给人以教益,那样才能真正实现清晰完美的价值。

2. 修辞能力是综合性的。他说:“在修辞方面若想能做到完美,也就像在其它方面要做到完美一样,或许——无宁说,必然——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天生来就有语文的天才;其次是知识;第三是练习,你才可以成为出色的修辞家。”

3. 比较多地注重从哲学的思想方法上面切入,着眼于宏观,进行修辞学理论的阐发。对此柏拉图体现得相当明朗。他非常推崇系统性认识事物对象的重要性,并把这种总体的方法思路概括成“辩证术”,指出其中包括两个明显的法则。头一个是统观全体,要把和题目有关的纷纭散乱的事项统摄于一个普遍的概念之下,接下来的第二个则是顺自然的关节,把整体剖析成各个部分。他认为,这种分析和综合,为的是会说话和会思想;真正体现的是一对多、抽象和具体间的关系,也是最能够揭示对象本质的思路,同时也是使修辞效果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方法。

4. 柏拉图有关修辞本体内容的讨论,主要体现在章法和辞格上面,重点肯定了章法修辞中结构的层次性和推证的逻辑性问题。前者,他对文章的整体结构安排进行了明确的梳理:开头部分是“序论”,接下来有“陈述”——“证据”——“证明”——“近理”^①;在中心部分,他还就“引证”和“佐证”,“附驳”和“正驳”,“暗讽”和“侧褒”,还有“侧贬”等方法给予了提醒。末了是结尾部分,需要“复述”或“总结”。关于这一部分,属于他个人富有创意的地方是有机联系的观念,言辞字句前后有序的观念。介绍后者时,他提及了简要格、悲剧格、愤怒格、谐声格、格言格、绘象格等,甚至还难得地表示说要注意“原先学过的一切风格”。由此我们看到,柏拉图的修辞本体内容,似乎是一种无奈之下的产物,是他所关注的对象范围里边最为简略的部分。

柏拉图的修辞思想格调崇高,注重理性思维、综合能力在修辞实践中的价值作用;其行文,光畅流丽,锋芒闪烁,实能为其应用树一绝好范例。然对修辞学本体研究的否定过于浓烈,嗣后西方修辞学数千年的衰微,恐怕都与此认定不无关系。

(二)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观

亚里士多德则有了系统性的修辞学研究,其专著《修辞学》和《诗学》,都是学术作品。

总的来讲,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思想是与其师一脉相承的。他们心目当中的修辞,都是社会性质的修辞学、主体修辞学、心理修辞学。对此,作为老师的柏拉图是这样定位的,作

^① 尽管在这儿柏拉图是正面肯定性的,但话语间显得是那么的勉强,冷嘲热讽,讥刺贬抑,真真犹如戴着脚镣跳舞,含着眼泪的苦笑一样,人物情感的交织与复杂尽显其中。

为学生的亚里士多德是亦步亦趋,甚至有些地方简直是照抄下来的。比如修辞能力具有综合性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也坚持说,巧妙的话和受欢迎的话,“制造这两种话要靠天才,但也得力于勤学苦练;我们的研究任务是要指出它们的性质”^①。显然,在言语交际的主体、本体和客体三大要素里边,亚氏跟他的老师一样,比较多地将着眼点放在了人的因素上。这是同当时盛行的单纯以讲究修辞术为主要特征的本体修辞学有着根本不同的视界和区别点的。如果说他的老师认为修辞影响人心,要下工夫研究对象的心理特征,还多体现在理论上的表述的话,那么亚氏的《修辞学》则将最多的篇幅给予了这项内容。在该书的第一卷里边,有关劝说、劝阻、称赞、谴责、答辩时必须使用的题材,即曾分析幸福、好事、美德、恶德等具体表现。对诉讼演说中必然涉及的害人的动机、心情、快感和受害人的性格等,也都作了详细的描述。第二卷一共二十六章,前边十八章也都是在阐发情感的种种状貌,如愤怒、友爱、恐惧、怜悯、慈善、妒忌,以及青年人、老年人、壮年人、高贵出身的人、富人以及当权者的不同性情等。这种情形真如同老师给出题目学生竭尽心力做出一份完好的答卷一样。再则亚里士多德也注重从哲学的思想方法方面切入,进行修辞学理论的建造。虽然作为老师的柏拉图体现得明朗一些,作为学生的亚里士多德相对比较隐晦一些,但是后者同样认为,一门科学往往着眼于一类事物现象,着眼于理论的概括抽象,通常是不顾及具体的特定对象的;虽然在实际应用中,个别比一般重要。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句名言出自亚里士多德之口,广为传颂;它所寄寓的美好情感与对真理的不懈追求精神和谐统一地得到了展示。很有些人说,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就是为批评老师柏拉图对修辞术的偏激看法而撰写的。其实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关于修辞学的认识观点首先还是继承。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肯定的时候多提及对象,一旦表现不同观点的时候,他不是以“破”为“立”的前提,而是直陈自己的看法,使这种否定消弭在不动声色的表述言辞中,不注意的话会使人们忘记了批评的存在。这由他《修辞学》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一个语句表述即可以看得清楚。“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因为二者都论证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而且都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如果细细读一下柏拉图的话,便会明白修辞术和论辩术在他那里是势不两立的。依照他内心深处的实在看法,修辞术,简直可以和诡辩论画等号了!而亚里士多德却要将它和辩证术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柏拉图的认识观点,从好的方面讲,是爱憎分明;说他是辩证的,却思想表述易于走极端。如在《斐德若篇》中,有两处直接论及于此。一处是正面对辩证术进行表述。将这种方法推崇备至,认为追随据有此法的人就像追随神一样;舍此别再想还有其他更好的学问。再一处是针对心灵进行阐发。首先是要分析心灵,认清本质;其次看言语交际双方心灵间的关系,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的;最后是要注意语体功能与不同心灵类型间的照应,应能让其配合。说到激动处,柏

① [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第19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拉图似乎又将自己对修辞术的根本成见暴露了出来,痛斥近代的那班修辞术的著作者都是狡猾的骗子,声色俱厉地告诫人们,别相信他们会有什么修辞术!显然,这种激烈的态度曾给他的学生以深刻的印象。那么,亚氏只是以著作开头下定义的方式将自己的修辞观予以明晰的定位。其针对性是非常强的,然而处理的方式却是柔和的;或者说是柔中带刚的。

非常能够反映这种特点的,比如说修辞的真正功用问题,柏拉图对过去的“说服”认定似乎有着本能的反感,有时甚至是深恶痛绝的。而亚里士多德却采取了折中的态度,同时又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认定观念。他指出:

修辞术的目的在于影响判断。……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

对比当中可以看到,作为学生的亚里士多德,实则是既赞同老师的基本观点,同时也不否定修辞需看重本体特征规律的这种重要特性。对此他还明确争辩说:“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他又说:“只知道应当讲些什么是不够的,还须知道怎样讲,这大有助于使我们的演说具有一定的特色。”他又说:“一个善于研究三段论法的题材和形式的人,一旦熟悉了修辞式推论所运用的题材和修辞式推论与逻辑的推论的区别,就能成为修辞式推论的专家。”恐怕亚氏这么多类似的表述都是有目的的,最起码在认识方式上与柏拉图相比是大不相同的。最根本的一点,即亚氏是承认狭义修辞学的功能价值的。

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还在多个方面作出了自己新的创见。

1. 注意到了语体划分,并注意到了它们分别侧重的功能特点。如他将演说分为三种: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和典礼演说。政治演说用于劝说和劝阻,诉讼演说用于控告或答辩,典礼演说用于称赞或谴责。并开始分辨其中常用的修辞方式。比如亚氏指出,寓言最适宜于政治演说,例证法最适宜于诉讼演说,修辞式推论法最适宜于典礼演说。

2. 注意到了演说中的主要论证方法。亚氏将它归纳为两类,指出:“修辞术和论辩术一样,采用归纳法以及真正的和假冒的三段论来提出真正的和假冒的论证,因为例证法是一种归纳法,修辞式推论是一种三段论法。……所有的演说者都采用例证法和修辞式推论而不采用别的方法来证明,以求产生说服力。”难能可贵的是,亚里士多德还将修辞中使用的推论与自然科学中所使用的推论作了区分,或然性和必然性的分辨是很能启发人对不同的对象给予准确的性质认定。28种修辞或然性推论方式的演示,颇能展示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研究的长项,从一定意义上说,其类型之分立,内容之丰厚,完全可以形成逻辑修辞的独立著述。其中有的例证非常具有典型性。比如他所举的对立推论的类型:有位女祭司不让儿子发表政治演说,说:“因为你讲正义的话,人们会憎恨你;你讲不正义的话,天神会憎恨你。”可以这样反驳:应当发表政治演说,“因为你讲正义的话,天神会喜欢你;你

讲不正义的话,人们会喜欢你。”

3. 对语言风格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比如对通常散文来讲,亚里士多德将用语的标准确定为明晰和适当。他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意词语的使用:名词中的奇字、双字复合词和新造字应当少用;只有普通字、本义字和隐喻字才合用。如果运用得好,“既可以使风格带上异乡情调,又可以把手法遮掩起来,同时意思又很明晰。这就是演说的语言的美”。对这一问题,他又特别强调了隐喻的效用。举例说:“玫瑰色手指的曙光女神”,胜于说“紫色手指的曙光女神”,更糟糕的说法是“红色手指的曙光女神”。而风格的呆板与此相对,比较显著的情况是由“使用过长的或不合时宜的或过多的附加词”造成的。他进而认为,正确性才是风格的基础。正确性有五个要求。从他所铺排的类型来讲,都应该属于我们现在所谓的消极修辞的内容。如第一是“联系词须按照自然的顺序安排,或前或后,视需要而定”。第三是“不使用含糊的词句,除非有意讲含糊的话”等。

4. 有关修辞的本体研究,亚里士多德理论最了不起的贡献是对转义或隐喻的阐述。他认为这是用语优美、令人耳目一新并愉快的重要手段,而特征在于“使事物活现在眼前”,其思维方式是类比性的,对隐喻的范围类型他也展开了一些讨论。该课题在修辞学中具有着重大的价值,故而今天学术界对此似乎有了重新再开掘的兴趣。哲学领域、语言领域和文学领域都在进行着广泛的探讨;然而也可能是亚氏当时的讨论没能给出明确的界定吧,时至今日,多学科里边也很难求得相对一致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题材、用语和结构。这三部分按实际内容进行分辨的话,又分别照应的是:对象心理、修辞本体和篇章布局。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修辞学体系安排和相当严密的学科理论建构,整体是浑然一体,秩序有致。将一位逻辑学教授的个性风貌在语言修辞学的研讨中得以充分显现。然而,由于修辞学内容范围界定的不清晰,多则有余,少则过简,其后数千年该学科的发展都被笼罩在它的巨大投影之中;起点之高,深受推崇之余,又不能不对此增生遗憾。

其后古罗马继承其传统,也曾出现众多的演说家、修辞学家,如西塞罗,被人称为希腊修辞学拉丁化的先驱,著有《论觅材取材》、《演说家》、《论演讲术》等。再如昆提利安,注重演讲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注重修辞作为人的最高才能与文明素养的培植,认定修辞应该成为“教育纲要的中心学科”。其名著《演说原理》,系统地阐发了他的修辞教学理念。有些致力于文论的研究,也于语言修辞方面提出极好的认识主张。如贺拉斯在《诗艺》中指出:“在安排字句时,要考究,要小心。如果你安排得巧妙,家喻户晓的字便会取得新义,表达得就能尽善尽美。”强调了锤词炼句的效用问题,并将其核心点揭示得非常到位。还有当时人们所确立的美学标准“崇高”,对于修辞学的建设来讲,也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总的来说,古罗马的修辞学多是在古希腊研究基础上拓展的,侧重点多放在辩论和章法结构两个方面,真正的系统理论的创建稍显不足。

二、写作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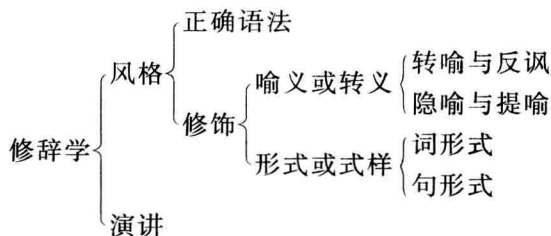
（一）中世纪

公元 476 年至 1416 年,通常被称作西方史的中世纪。这一时期因政教合一,压制异端,极大地阻碍人的创造精神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故稍中性一点儿的称这一时期为“基督教时期”,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则称之为“黑暗时期”。

然而修辞学在这一时期不但没有被湮灭,从一定意义上讲反倒还得到了肯定和强化。这是因为修辞活动在这漫长的 1000 年的时间里边总是与宗教密切联系着,神职人员是修辞活动的主角。他们要代上帝宣讲,传经布道,就必须讲究语言的规范性和言语的生动性。修辞学从而也就成为了宗教文化的有力工具。当时学校教育也将修辞当作三大学科之一,实施着侧重艺术理论和侧重实际应用两门课程的教学。然而当时的客观形势不可能再具备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那样的自由环境,修辞的真正价值主要体现在布道和书信写作上,总的特征是流于词藻或仪式上的展示。虽然修辞学教师有相当的威望和地位,但修辞学并没有取得实效和进步。这一时期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奥古斯丁主教有关修辞有教诲功能的思想。

（二）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

文艺复兴给修辞学研究带来了新气象。拉丁语的语法修辞不再保持其大一统的地位,以不同语言从事修辞研讨呈一大趋势。不同学派中,有的侧重传统修辞的继承,有的侧重文体风格的描写,有的侧重修辞格的归总。文艺复兴时期起主导影响作用的是拉米斯及其学派,他采用的主要方法是二分法,主张学科范围的明晰化。他将觅材取材、篇章布局归入逻辑学,将词法和句法归入语法学,而仅将讲演技巧和文体风格归入修辞学研究的范畴。借助于拉米斯的思路与方法,弗朗斯勾画了这样的修辞学体系:



这样的构架实是对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体系内容“用语”部分的详解与建构。然则人们